

四季话语

# 荔枝红了

单冬荣



身为客居岭南的湖南人，我总觉得，岭南的夏天，是被荔枝的一抹嫣红轻轻咬醒的。当南风越过五岭，携着温润的湿气溜过街巷，蝉鸣还未扯开嗓子，荔枝先自醒了——先是翠叶间探出点点嫩红，像孩童偷抹的胭脂，再是一簇簇、一串串，顺着枝丫撒欢儿地跑，把整片岭南染成夏日最灵动的诗笺，也把我这异乡人的心事，一瓣瓣酿得清甜又绵长。

荔枝的韵致，从来都藏在千年的文脉里，活在岁月的烟火中。遥想东坡先生，满怀滴露的落寞踏入岭南，却被这颗南国鲜果逗得忘了愁，“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没有仕途跌宕的苦味，只有舌尖与鲜果相逢的喜悦。寥寥几笔，荔枝的清甜便融进了文人旷达的风骨里。那是天涯羁旅中最柔软的慰藉：一颗果子，抵过万里风尘，让蛮烟瘴雨之地，成了心安之处。再往前寻，汉代南越王赵佗曾跨过山岭，把这一抹红送进长安官阙；唐代的驿道马蹄踏碎晨露，千里加急只为“妃子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抹殷红裹着宫阙的浪漫，载着时光的沉香，让山间珍果跳出了寻常烟火，成了千古绝唱。更有张九龄，这位从岭南走出的盛唐名相，在《荔枝赋》中蘸墨挥毫：“状甚环诡，味特甘滋”，将这南国佳果捧上了果中珍品殿堂。从文人的吟咏，到皇家的奔忙，荔枝从不是简单的鲜果，而是时光里跳动的文脉，是中国人藏在滋味里的浪漫。

岭南的荔枝，红得灵动又任性。荔枝的

叶子浓得化不开，层层叠叠，如绿云翻涌；荔枝便藏在这翠云深处，先是浅红点点，怯生生探出头，像闺中少女垂眸时的腮红。待日光漫洒、雨露浸润，不过旬日，便染成绛红、丹赤，一颗颗饱满圆润，缀满枝头，把细枝压得弯弯的。远远望去，翠海浮丹，红绿相映，美得灵动又热烈。

清晨踏入荔园，晨露还凝在果壳上，晶莹剔透，沾着山野的灵气。指尖轻触，微凉的触感顺着手纹蔓延——果壳粗糙，藏着自然的肌理，却裹着最柔软的内里。轻捏果蒂，薄壳簌簌裂开，莹白的果肉跃然眼前，似凝脂，似美玉，裹着透亮的汁水，轻轻一颤，仿佛下一秒就要滴落。送入口中，不消用力，果肉便在唇齿间化开，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漫入心底，清鲜、绵润、甘爽，没有半分膩味。暑气尽散，烦恼皆消，只余满口果香，在齿颊间久久萦绕。此刻才懂，东坡先生为何甘愿长留岭南——不过过这一口鲜荔，便抵得过世间万千滋

味，让漂泊的灵魂，有了安放之处。

岭南的荔枝，从不是孤芳自赏的景致，而是带着烟火气的热闹。宋代蔡襄在《荔枝谱》中细细数过三十二品，“陈紫”“挂绿”各有风骨；明人徐渤亦为其著谱立传，让一颗果子有了娓娓可道的身世。而乡野间更鲜活：荔枝时节，荔园里满是欢声笑语，乡邻们挎着竹篮穿梭树下，抬手摘果，笑语盈盈，清脆的声响伴着果香在林间飘荡。摘下的荔枝，或盛在白瓷盘里摆上农家桌，是夏日最清甜的滋味；或用纸袋包好走街串巷赠予邻里，一颗荔枝，藏着最淳朴的温情。我亦曾接过邻居阿婆递来的鲜荔，那温热的掌心，带着岭南人的热忱。一颗荔枝入喉，乡愁便淡了几分，异乡的疏离，也被这清甜与温情，一点点融化。

我自潇湘来。故乡的夏，是辣椒的热辣，是湘江的奔涌，是潇湘大地的爽直豪迈；而岭南的夏，因荔枝，多了几分灵动温婉，多了几分诗意缠绵。客居日久，荔枝年年如期而至，

檐下絮语

# 遥想那年高考

梁荣

刷着手机，看着铺天盖地的高考新闻——什么“壮行仪式”“旗袍妈妈团”“送考车队”……我总忍不住想起自己那年高考——那是2005年。我们的考场在县城的二中，教室是老式的三层楼房，墙皮有些剥落，黑板左上角还留着“距高考还有0天”的粉笔字。教室里没有空调，只有4台吊扇，在头顶上“呼呼”地转着，像嗓音沙哑的老人在哼唱。

我读高中那几年，大哥他们在县城火车站做搬运工。父亲在1998年的夏天离世，二哥常年独自在外打工，我便和母亲跟着大哥一家同住。平日里我住校，周末就回大哥家改善伙食，补充体力。母亲也不曾清闲，在附近的盖板厂捡拾板材废料，当作柴薪售卖，挣些零碎收入。我还在家背诵古文。母亲照常出门做工，只是晚饭时特意多给我煎了两个荷包蛋，说：“明天考试，吃早点。”大哥大嫂匆匆吃完饭，就要去卸货，估摸着夜里11点多才能回来。临走前，大哥看了看我，沉默片刻才开口：“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行。”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夜色里。

考试当天，我骑着自行车前往考场，车后座夹着一只透明文件袋，里面装着准考证、两支2B铅笔、一块橡皮、3支黑色水笔，还有一壶凉白开。路上遇到同班的阿涛，他也骑着车，朝我喊道：“走啊，一起！”我们并肩骑行，穿行在梧桐掩映的老街，一同走进考场。

考场门口没有列队的保安，更不见无人机航拍。只有一位门卫大爷坐在传达室门口，悠悠地喝着茶，偶尔抬眼望一望入场的学生。我们找到各自的座位坐下。桌椅是老旧的木桌木椅，桌面上布满往届考生留下的字迹——有“高考必胜”，有“天行健”，还有一个“早”字，想来是效仿鲁迅的笔迹。开考铃声响起，头顶的吊扇也随之“嗡嗡”转动。如今回想，这声响竟成了我高考记忆里最清晰的背景音。监考老师是位中年女士，身着碎花衬衫，分发试卷时轻声叮嘱：“别急，慢慢做。”

考语文学时，作文题目已然记不真切，只记得当时下笔意气风发，字里行间满是“青春”“奋斗”“理想”这类字眼。写到一半，汗水顺着额头滑落，我抬手用胳膊蹭了蹭，继续作答。吊扇的风吹不到教室角落，我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身旁的女生带着一方小手帕，不停擦拭着手心的汗。数学考试在下午进行，天气愈发闷热，教室像一口密不透风的蒸笼。做到倒数第二道大题时，我头脑发沉，迟迟解不出答案。抬眼望向不停转动的吊扇，它依旧不疾不徐地转着，“呼呼呼——”仿佛在轻声劝慰：“别急，闭上眼睛，静下心来。”我深吸一口气，把题目反复读了三遍，终于理清思路找到解法。那20分钟里，周遭的一切都仿佛消失了，天地间只剩我、那道考题，还有头顶不知疲倦运转的吊扇。

考英语的前一晚，我失眠了。躺在竹席上，听着窗外稻田里此起彼伏的蛙鸣，辗转难眠。屋内没有空调，只有一台小风扇对着我吹风。我望着天花板，脑海里像放电影一般，逐一回顾各科知识点。不知何时才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发现风扇整夜未关，吹得我直打喷嚏、流清鼻涕。三天考试期间，大哥一行人依旧早出晚归，各自忙者营生。考完最后一门，我骑车回家，路上遇见不少同学。大家都没有相互对答案，只是相视一笑。阿涛开口问道：“晚上去网吧吧？”我应道：“行啊！”那一刻，没有大肆狂欢的释然，也没有撕书抛纸的宣泄，心底只剩一份淡淡的落后感，就像完成了所有暑假作业，心里空落落的。

后来我才知晓，那一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877万，录取率不足六成。我们班50多名同学，最终考上本科的不到30人。而我，顺利考入了广西师范大学。

如今再回望，我们那时的高考，没有繁多的仪式，没有热闹的排场，连家长过度的牵挂与瞩目都不曾有。我们只是一群普通学生，顶着六月的酷暑，骑着单车走进老旧的考场。没有鲜花相送，没有掌声喝彩，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就在吊扇的声响里，怀揣着奔赴前路的热忱，答卷了独属于己的青春答卷。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诗歌

# 侨批里的爱情

凌迪

在这个火热的夏季  
一段沉睡在  
泛黄侨批里的  
红尘情事  
在银屏上悄然复活  
点燃夏日激情

显然，旧日的时光  
皆是慢镜头。那时  
车船步履缓缓  
侨批辗转迟迟  
短短一生，只够  
倾心于一人

于是，一对名叫  
淑柔、木生的故人  
以赤诚跨越山海  
唐山在这头  
暹罗在那头  
思念在心头

岁月漫过了  
信笺上浅浅笔墨  
却湮灭了  
南粤游子  
一颗颗滚烫的初心

淑柔与木生  
以一生的守望  
换我满怀  
动容的泪水  
也让这片夏日长空  
更加澄澈明净



《一林翠色起千鹭》乐哥摄

随着人流往深圳文博会里面走，忽然听到有人兴奋地喊叫：“看，手稿！”原来前方设有专题手稿展览，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正招呼她的同伴。

我心生好奇，也跟着走了过去。只见展区里陈列着许多书籍，正中竖立着一块两米多高的展板，展板两侧贴着许多泛黄的稿纸，皆是名家大家的手稿。

首先看到的是海子的小说《你就是找不到我》原稿，以钢笔书写，蓝色墨水，每个字字形修长，略微倾斜，却工整规整、字迹清晰。全文没有一处涂改，也几乎没有错别字，想来是一气呵成、一笔写就，行文全程毫无停顿。巴金的手稿是一封写给编辑的信，内容是针对他的小说《火》出版事宜提出的意见，以钢笔书写，黑灰色墨水，字体随性洒脱、轻松自然。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来过台山，写下《机器的诗》，记录了他从江门乘坐火车途经潭江过渡的见闻。同期成文的还有《鸟的天堂》，描绘的是新会天马河里的“一株榕树，这是我小学时曾背诵过的篇目。后来我到台山工作，多次驻足于他当年过渡的地方，写下一篇《潭江水静静流淌》，刊发于《南方日报》。凝望着他的手稿，他笔下的景物与场景，还有那些年背诵默写过的字句，好似溪流中浮动的花瓣，一瓣接着一瓣缓缓飘然而来。

茅盾的手稿为毛笔书写，内容是自述“茅盾”这一笔名的由来。文中先讲述了他早年投稿时为何署名“茅盾”；继而说明叶编辑

# 岁月如墨

## 看，手稿！

刘利元

于好意，将其改为“茅盾”，因世间本有“茅”姓，可避免引人注意；最后细数了自己多年来内心的矛盾与纠结。早年因生计窘迫、等米下锅，稿件仓促完稿，未及校核便交出版社。待到后来有时间修订，时局心境却早已不同于往昔，若强行修改，便失却了历史真实。通篇读完，我仿佛与这位老者对坐，他正端着清茶、目视前方，眼眸中藏着无尽的过往与回望，亦有热切的期待与向往。茅盾自言从不修改文章，可通读完整篇手稿，却发现页面上处处留有修改痕迹，几乎每行都有订正。或是涂去整句文字，于后文重新撰写；或是圈画原有语句，挪移至合适位置；或在留白处用极小字迹增补语句。通篇观之，不似他为自己撰文，反倒像他在悉心修订他人文稿。文中提及的叶编辑的手稿也在此陈列，我看完不禁会心一笑。专职校对文稿的叶圣陶，手稿通篇一字未改。另有丰子恺的手稿，同样字字未改。其平日书信的字迹，与他漫画配

# 《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启示

谢珊珊

五月，一部由“侨批”引发的潮语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出圈，票房持续走高。截至6月2日，票房已冲破14亿元，成为今年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的黑马之一。

作为观众，这部电影打动我的是一位华侨侨眷女性跨越山海、穿透岁月的人性光辉。留守故乡的阿嬷半生坚守，用虚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担，默默守候着漂洋过海讨生活的木生。影片另一位女主是和木生同样漂泊他乡的南枝。南枝因木生曾冲进火海救出他的父亲而铭记这份恩情。当木生遇难后，南枝刻意隐瞒死讯，前往银信局，将承载着整个家庭希望的侨批寄往故乡，此后数十年，她假借木生之名，默默寄送侨批、资助阿嬷。一封封侨批，将两位素未谋面的女性联系在一起，侨批如同跨越重洋的信使，承载着阿嬷的希望，几十年默默为她守护着一份善意与圆满。影片全程是细腻的亲情感事，两位女主人公南枝与阿嬷跨越山海、相互成全的朴素情感，于苦难中坚守的善良、温柔的坚韧，成为动荡岁月里最动人的微光，穿越时代、跨越山海，触碰着国人内心最柔软的“情义”底色。结尾南枝的一句“不记得了”，将厚重恩情轻轻释然，一笔带过，让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情感骤然升华，观众猝不及防，泪水瞬间奔涌而出。

作为江门本土文艺工作者，当银幕落下的瞬间，浮上心头的是拥有近5万件“侨批”的“中国侨都”如何进一步发掘“侨批”的文化价值，解锁其中的亲情符号，打造出自己的侨乡文化品牌。近年来，江门在侨批文化挖掘与传播领域开展多维度探索，推出了一系列优质文艺作品：创排舞剧《侨批·家国》、朗读剧《侨批·中国》、制作16集短视频《侨批中的

党史》，拍摄影片《神秘家书》，开发300余款侨批主题文创产品，搭建23个侨批主题展示平台，推动2.6万件侨批文物数字化保护。从舞台展演到影视呈现，从线下实体传播到线上数字推广，从学术研究阵地到城市文化景观，侨批文化已然深度融合入江门城市IP的肌理之中。立足现有成果回望，我们仍能从这部爆款影片中汲取更多启示。《给阿嬷的情书》：恰好为江门侨批文化的深耕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宏阔、更为深沉的研究样本。结合江门侨批文化的活化实践回望这部影片，至少能提炼出四重启示。

启示一：从“家国史记”到“私人情书”，打开侨批的私人情感维度。影片最动人的力量，源于侨批作为私人情感载体的真实质感——那些关于柴米油盐的叮嘱、报喜不报忧的隐忍、跨越山海的无尽牵挂。这种“微观叙事”的力量，恰是江门活化侨批文化的核心切入点。江门在挖掘侨批时，大多停留在宏大叙事与家国意义，未能敏锐捕捉那些直抵人心的细节：一位父亲在信中叮嘱妻子“用心供养小孩，常取谨慎卫生”，一位儿子写下“父母功劳大过天，儿应奉养父母亲”。这些泛黄信纸上的家常话，与电影中阿嬷珍藏的家书一样，是千千万万华侨家庭悲欢离合的真实切片。侨批的当代转化，必须守住“情感真实”这一命脉。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唯有从一封封具体家书、一个个鲜活生命出发，才能让历史档案褪去“故纸堆”的冰冷，获得打动人心的温度。侨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后，其文学价值在于“活化”历史。枯燥的数据难以让人共情，但一句“见字如面”却能让人瞬间穿越百年，同频共情。

启示二：从“家国大义”转向“个体守望”，

实现侨批精神维度的升华。《给阿嬷的情书》虽然是情为主线，但并未止步于儿女情长。当木生在异国坚持办华文班，当阿嬷叶淑柔在故土独自撑起一个家，当南枝用18年的代笔守护一个善意谎言，个体的“情”与“义”已然通向更广阔的家国。江门侨批将这一逻辑演绎得更为雄浑。和平年代，侨批汇款化作建校的学费、修筑的铁路、现代化的设施；抗战时期，侨批中涌现出“各人能尽国民一份，死也是个英雄”的铿锵字句。据统计，14年抗战期间，五邑籍侨胞捐款达6.8亿元，占华侨捐款总额近半数。一纸侨批，既是养家的血汗钱，更是救国的宣言书。所以从“家”到“国”的情感通道，是侨批文化最具张力的精神内核。文艺创作若能精准捕捉这种“小家”与“大国”的同构与升华，便能如影片所示，在个体命运中照见民族精神的波澜壮阔。这种文体核心特征是“断裂与留白”：受篇幅和批脚字数限制，侨批往往语言高度凝练，充斥大量“只有当事人懂”的隐语。这种“欲说还休”的断裂感，反而比直白的叙述更具张力和戏剧性，为文学创作和叙事分析提供了独特样本。

启示三：从“情感认同”到“文化根脉”，实现侨批教育、侨批文化维度的延伸。电影中许多意味深长的细节。一是“南枝”一名取自《古诗十九首》中“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暗藏游子眷恋故土、守望故乡的深情；二是身在泰国的南枝，通过代笔书信学习汉字，而后在异乡开办华文班，让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下一代心中生根。这正是侨批承载文化纽带功能的生动隐喻。江门已将这一逻辑转化为系统的教育实践。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学生们通过亲手制作侨批饰品，“沉浸式”

我依旧念着故乡的潇湘月，却也恋着岭南的荔果香。原来漂泊从不是孤单的远行——总有一方风物，以温柔相迎，以清甜相伴，让他乡，渐渐变成心安的故乡。

其实，荔枝的红，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隐喻？她来得热烈，走得匆忙，从枝头嫣红到落果成泥，不过旬月光景。可偏偏是这份短暂，让她把全部的甜与香，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那一颗小小的果实里。她不像松柏求长久，不像桃李争春妍，只是拼尽一夏的炽热，活成最饱满的自己。客居岭南的我们，不也如此么？离开故土的根，在陌生之地扎根、抽枝、开花，或许只为了某个夏天，能像荔枝一样，哪怕只有一瞬，也要红得坦荡、甜得彻底。

于是我终于明白：心安之处，不一定是出生之地，而是你愿意把生命的炽热与甜美，毫无保留地浇灌进去的地方。荔枝红了，一年又一年，她提醒每一个漂泊的人——不必等到故乡才有归属，每一寸你曾用力生活过的土地，都会在某个季节，为你结出殷红的果实。

荔枝红了，红得灵动，香得清婉，载着千年文脉，裹着烟火温情，在岭南的长夏里，静静绽放。风过荔枝林，果香浮动，丹果摇曳。这般光景，足以慰风尘，足以安乡愁，更足以告诉每一位异乡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愿年年岁岁，荔枝依旧，我亦能守着这抹殷红，品着这份清甜，在岭南的烟火与文脉里，寻得岁月的从容与欢喜，也活成一颗荔枝的模样——热烈，而又无比清甜。